



大唐游侠传

(上)

梁羽生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大唐游侠传

(上)

梁羽生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75 字数172,000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,000

—书号：10093·681 定价：1.4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杯酒论交甘淡泊
玉钗为聘结良缘 1
- 第二回 无赖少年成贵显
高风义士陷囹圄 22
- 第三回 千里求援援未至
十年避祸祸难除 34
- 第四回 敢笑荆轲非好汉
好呼南八是男儿 52
- 第五回 喜结英豪磨剑客
奇闻贵妃洗儿钱 75
- 第六回 龙泉要断奸人首
虎贲群惊剑气寒 93
- 第七回 落难英雄逢异丐
扶危绝技退追兵 111
- 第八回 为友为仇疑未释
是魔是侠事难明 131
- 第九回 廿年疑案情天恨
一剑惊仇侠士风 148

第十回	侠士荒山遭恶寇 神偷午夜盗婴儿	168
第十一回	神弹宝剑逢强敌 血雨腥风起绿林	189
第十二回	百年霸业随流水 一片机心起大波	207
第十三回	喜庆筵前来异丐 英雄会上破奸谋	224

第一回 杯酒论交甘淡泊 玉钗为聘结良缘

“恭喜恭喜，新年大吉！”

这一天正是大唐天宝七年的新年初一。

离长安六十里外的一个山村，有一家人家，主人姓史，名逸如，曾在开元二十二年中过进士，却不愿在朝为官，未到中年，便回乡隐居，乡人敬他是个饱学君子，一早便来给他拜年。

他循俗与乡人互相贺喜一番，送客之后，却摇了摇头喟然微叹：“如此世道，何喜之有？”

“呜哇，呜哇！”房内传出小儿的啼声，与噼噼啪啪的“爆竿”声闹成一片，（按：唐人风俗，元旦以真竹著火爆之，称为爆竿。与后来的“爆仗”不同。来鹄早春诗：“新历才将半纸开，小庭犹聚爆竿灰。”即咏此也。）史逸如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想道：“要说有喜，那就是从今天起，多添了一个婴孩，家中可以热闹一些了。”

他吩咐阶前烧爆竿的书僮：“你收了供品，给我拿四盒果品，到段大爷家去，并请他过来喝两杯。”心中颇为有点疑惑：“每年元旦，最早来拜年的必定是他，今年却何以这样迟迟不来？”

书僮应了一声，却忽地笑道：“老爷，不必去请了，你瞧，那不是段大爷来了？”

只听得有人朗声吟道：“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。昔时金阶白玉堂，即今惟见青松在。寂寂寥寥史子

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幸有故人长相聚，黄鸡白酒醉相知。”

史逸如哈哈道：“卢照璘的诗给一改，倒成了即景之作，段兄，黄雏白酒，早已备好，待兄一醉，何以如今始来？”

史逸如所招呼的“段兄”，名唤段珪璋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相貌粗豪，是个武师打扮，史逸如则是个温文儒雅的书生，从外貌看来，两人似乎不应如此熟络，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却是朝夕过从的好友。原来这个段珪璋不但通晓武艺，诗文的造诣也很不错。他本来是个外乡人，搬到这儿还不到十年，史逸如也未深知他的来历，只是敬他胸襟磊落，文武全材，两人气味相投，遂成知己。

段珪璋听史逸如有埋怨他的意思，一笑说道：“史兄，小弟今日来迟，有个道理。”史逸如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段珪璋眉开眼笑的说道：“内人昨晚添了一个娃娃。”史逸如大喜道：“哈！哈！那真是无独有偶了。你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是个臭小子。咦，你这么问，敢情嫂夫人也已分娩了？”史逸如道：“我却是添了个不中用的女娃子。”段珪璋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是个姑娘，那我更要加倍向你贺喜了！”史逸如微微一愕，不解其意。

段珪璋笑道：“史兄可曾听得长安近事么？皇上夺了他的媳筹王李瑁的妻子杨太真做贵妃，这是天宝四年之事。杨贵妃得宠非常，至今不过三年，她的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夫人，上月从京中传来的消息，连她的从兄杨国忠也拜相了，当真是一门贵显，无与伦。因此都中风气大改，一听到有人生女，戚友便争来贺喜，人人都说如今的世道是：不重生男重生女了。吾兄添了一个千金，岂非当加倍贺喜！”

史逸如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我若想求功名富贵，这十年

来也不会甘心隐居乡下了。我就是因为看不惯小人当道，奸邪满朝，这才攒了乌纱的。难道我还会学杨国忠这类卑鄙小人的行径么？”

段珪璋忙道：“你我相交十载，小弟岂尚有不知吾兄的为人之理？这话不过是说说笑罢了。”接着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把都中风气当成笑话来讲，其实适足以令有心人同声一哭呵！风气日坏，国事日非，将来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史逸如也叹气道：“笑话、笑话，简直是越来越不成话！来，来，来！我们且乐得醉个糊涂，管它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两人对饮了几杯，史逸如牢骚满腹，取了一柄如意击桌歌道：“岑夫子、丹丘生，将进酒，君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：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哈哈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李太白这首‘将进酒’真是深得我心，当世的诗人，我只佩服他与老杜而已，听说他现在长安，可惜常被皇帝留在宫中，要不然真想到长安去见他一见。”

段珪璋似有所触，忽又笑道：“史兄，我说你添了千金，值得加倍贺喜，却也不是笑话，你所佩服的老杜，不是写过一首‘兵车行’吗？这首诗写成之后，洛阳纸贵，传诵一时，其中便有这样几句：‘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，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！’如今国家连年用兵，而且大乱的迹象亦已显露，生一个臭小子的确不如生一个女娃儿呢！”

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将酒杯重重一顿，说道：“儿女的事情，我们那还管得这么多？倒是你刚才所念的老杜那几句诗引起我一个念头”。段珪璋道：“怎么？”史逸如道：“生女犹得嫁比邻，我们虽非比邻，亦是同村，难得又这样巧，

两个小娃娃都是在除夕这一天生成的，咱们就此结为秦晋之好，你意如何？”

段珪璋大喜道：“我一听说嫂夫人添了千金，早就有这个意思了，只是不敢开口。你我肝胆相交，如今又做了亲家，真是最好不过。恰巧我身上带有一股玉钗，就拿来作订亲之礼吧。”史逸如一看那股玉钗，不觉一怔。

只见那股玉钗，晶莹温润，竟是上好的和阗美玉，钗头嵌的一颗明珠，宝光夺目，看来亦是价值不菲。史逸如不禁心中想道：“他怎会有这等无价之宝？”要知道段珪璋自从迁到这个村子之后，就靠教一些乡下少年习武为业，家道甚是贫寒，每每碰到艰难时节，史逸如还不时赈济他，如今见他拿出玉钗为聘，自是觉得奇怪。不过，他深知段珪璋为人豪侠，磊落光明，虽然颇觉奇怪，却也不会怀疑到他来历不正。

段珪璋似知其意，不待他问，便即说道：“先祖曾在贞观年间，随大将军李靖远征突厥，在和阗得了一对玉钗，后来论功行赏，又得太宗皇帝赏赐一对南海明珠，先祖请巧手匠人，将明珠嵌于玉钗之上，永留作传家之宝。故此小弟不论家道如何艰困，都舍不得将这对玉钗卖掉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原来段兄乃将门之后，怪不得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精通。”对这玉钗的来历再无怀疑，但心中却又起了另一个疑团：身为将门之后，乃是光荣之事，段珪璋却何以从来不讲？

段珪璋饮了一杯，接着说道：“小弟家无长物，只有这对玉钗是个贵重的东西，所以从不离身。这对玉钗，一支雕有龙纹，一支雕有凤纹，名为龙凤宝钗，如今我就将这支凤钗，作为给令爱的聘礼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吾兄将传家之宝作为聘礼，如此郑重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他本来不敢受的，但一想将来女儿嫁到他家，这玉钗总是他家之物，所以也就不再推辞了。

接过玉钗一看，只见五寸来长的玉钗上，果然雕有一只展翅高飞的彩凤，具体而微，神态生动，好像藏在玉钗之中，呼之欲出的样子，不过因为玉钗只有五寸，彩凤刻在中间，要很费眼力才能看得清楚。

史逸如啧啧称赏，段珪璋道：“这支龙纹，亦请吾兄赏鉴。”史逸如看那龙纹，形式和凤钗一模一样，钗头亦是嵌着一颗明珠，只是当中雕的，却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，雕得更为精致。

段珪璋道：“目下奸人当国，乱象方萌，将来世道如何，谁也不敢逆料。小弟将龙凤宝钗拆散，把凤钗作为聘礼，其中还含有一层意思。”说到此处，稍稍踌躇，似有什么避忌似的，史逸如道：“什么意思，倒要请教。你我既成亲家，还有什么话不可说的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吾兄达人，元旦佳日，当不以小弟出言不吉为忌。我想，将来你我二家，若因世乱分离，他们这对未婚夫妇，也可以各执一钗，作为凭信！”

史逸如哈哈笑道：“吾兄也顾虑得太长远了！”暗自想道：“你我二家同住一村，纵然逢到世乱年荒，也定然是患难与共，岂能分散。”但见段珪璋说得甚为郑重，心中不禁隐隐感到不祥之兆，故此欢颜强笑，冲淡这沉重的气氛。一面说，一面将那股龙钗交还给段珪璋，那股凤钗，则珍重的收藏好了。

段珪璋道：“小儿尚未取名，吾兄才高学广，便请代为起个名字如何？”

史逸如笑道：“我的闺女也还未曾取名呢。”门外正飘着鹅毛般的雪花，庭院里几株蜡梅，却正在雪中盛开，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便即笑道：“我最喜梅花欺霜傲雪，我的闺女，便叫做若梅吧。”顿了一顿，接续说道：“仅仅欺霜傲雪，尚还不够。当今之世，奸邪满道，好男儿应能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才是。好，我就以这个意思，斗胆代令郎起个名字，就叫做克邪如何？”

段珪璋抚掌笑道：“好，好得很！段克邪，史若梅，这两个名字，你我的节操抱负都寄托在其中了。但愿他们将来长大成人，莫忘父母对他们的期望。”

就在他们二人抚掌大笑，莫逆于心的时候，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，喧哗声，杂着孩童们的尖叫声，史逸如诧异道：“咦，外面出了什么事？新年新岁，难道就有官差来拉伕征粮不成？咱们出去看看！”

史家离路边不过几十步路，两人出了大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尘头大起，一队官军从村头疾驰而来，甲冑鲜明，人强马壮，当前一骑，挥着一面大旗，金线绣着斗大的一个“安”字，迎风飞舞。紧接着两骑，也各扯着一面大旗，上面绣的是官衔，一面是“平卢节度使”，一面是“范阳节度使”。“节度使”乃是唐朝的方面重镇，在他所管辖的地方内，军事民政，都归他一人掌管，就等如一个小王国一般，威赫无比。一人而兼有两个节度使的官衔，乃是从所未见之事。

史逸如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原来是安禄山！”安禄山之名，在当时无人不知，史逸如却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只见他是像肥猪一般的大胖子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装模作样，威风凛凛的坐在高头大马上，在前呼后拥中扬鞭喝道：“儿郎们，不管管路上那些猴崽子，踏死了就算数，快马疾驰，咱家今

日要赶到长安给贵妃娘娘拜年呢！”

原来去年安禄山到长安，极力巴结杨贵妃，尽管他的年岁比杨贵妃大得多，却得杨贵妃收他为养子。他得了甜头，所以今年又赶来给杨贵妃拜年，他一人兼领平卢、范阳两节度使还不满足，尚想钻营杨贵妃的门路，兼领河东节度使呢！他钻营心急，所以一路催军马疾行。

新年初一，农家都尽情欢乐，聚集在村头村尾的闲人甚多，尤其是儿童们，更像甩了绳的猴儿，到处戏耍，这时便有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，在大路上作掷钱的游戏。

安禄山的扈从疾驰而来，挥起皮鞭，噼噼拍拍的乱打，路边的闲汉，也有几人着了皮鞭，吓得纷纷奔逃，那还敢到路上去救护孩子。

孩子们惊得叫爹喊娘，乱成一片，胆大的、机伶的急忙跑开。却还有三个年纪较小的孩子，大致是吓得软了，在大路上连爬带滚的，尚未来得及滚开，眼看就要伤在铁骑之下！

蓦地一条人影，横里掠来，疾如鹰隼，只见他双手一抓，抓起了路当中的两个孩子，一摔便摔出去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头那骑已冲了过来，路上还有一个孩子，那人刚抱起孩子，那匹高头大马离他已不到三尺之地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背上的骑士一鞭挥下，那匹战马，给他一阻，人立跃起，两只包着铁掌的马蹄也向他踏下来。

就在这危险之极的一霎间，只见他抱着孩子，脚尖一撑，身子斜飞出去，皮鞭唰的一声掠过，勾下了他一片衣襟，却没有伤着孩子，那匹战马踏了下来，正是他刚才站立的所在，前后之间，相差不过一瞬！

史逸如只道这人是段珪璋，这时方才看清楚了，却是一

个乡下少年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土头土脑的，想不到身手竟是这般矫捷！

转眼间这队官军已经过去，那少年放下了孩子，说道：“孩子们受惊了，请那位叔伯送他们回家吧。”

这三个孩子的家人正巧在场，急忙跑来察看，只见路边一堆稻草堆中，爬出了两个孩子，尖声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正是他刚才摔出去的那两个孩子，摔在稻草堆中，虽然受了惊吓，却一点没有受伤。

众人都抢着上来，看顾孩子，乱哄哄中，那乡下少年却已悄悄走开，待到孩子的家人想起要向恩人道谢的时候，那乡下少年已不知所在！

史逸如在这村子里住了十几年，村子里的人个个他都认得，刚才在紧张之际，无暇辨认，这时回想这少年的面貌，方始觉出他不是本村人，史逸如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段兄，你认得这人吗？”他怀疑自己看得不清楚，所以再问一问段珪璋，听不到回答，忽地发现段珪璋已不在他的旁边！

史逸如吃了一惊，把眼看时，只见段珪璋正在前面低首疾行，他把老羊皮袄的领子翻过来，蒙着头，好像害怕寒风，显得瑟瑟缩缩的样子。史家离路旁不过几十步路，这时他已走到屋子外边的一棵大树底下了。

史逸如本待再大声叫他，蓦地心念一动，疑云大起，暗自想道：“段大哥平素好仗义扶危，绝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刚才那几个孩子险些受到马蹄践踏，以他的本领，尽可以去救，他却不去，这已是一奇；如今又悄悄的离开，连我也不告诉一声，这是什么原故？再者，他是个练武的人，不该如此怕冷，却为何把皮袄的领子翻起来，蒙着头，显得那般瑟缩的模样？唔，莫非他是怕有外人认得他的面目么？”史逸如

是个读书人，心思周密，疑云一起，便不再叫他，匆匆忙忙的也赶回家去。

段珪璋已进了史家的院子，待得史逸如一到，他立即把大门关上，低声问道：“官军都过去了么？”史逸如道：“都过去了。大哥，你——”段珪璋道：“进去再说吧，提防隔墙有耳，漏了风声。”

史逸如满腹疑云，两人携手，进了厅堂，段珪璋又小心翼翼的把门关上。史逸如忍不住问道：“段兄，你莫非是以前犯过什么事么？”

段珪璋苦笑一声，斟满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悄然说道：“大哥可是疑心我犯了皇法？皇法我未曾犯，只是曾经犯过一个无赖少年！”

史逸如越发诧异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是个怕事的人，即算曾经犯过一个无赖少年，你一身武艺，又所惧何来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你道这无赖少年是谁？就是你刚才所见到的那个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！”

史逸如失声叫道：“哦，安禄山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许多年来，我从未曾告诉过你我的来历，现在可以告诉你了。我本是幽州人，迁到贵村，为的就是避开这个安禄山！”

段珪璋再饮了一杯，继续说道：“先祖累积军功，做到幽州的兵马使，算得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官，先父不幸早死，我继承祖父遗荫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结交了一班无所事事的少年，平日在里巷之间专管闲事，打抱不平，自命侠义。其实这班少年，有半数以上，就是无赖，为了索饮索食，和我结交罢了。其中有一个便是安禄山。哦，那时候，他还未姓安。”

段珪璋顿了一顿，往下说道：“安禄山是西域胡人，本

姓康，母亲是突厥人，后来再嫁胡将安延偃，他才冒姓安氏。”史逸如笑道：“不必管他本姓什么，既然大家现在都知道有个安禄山，就叫他做安禄山吧。后来你和安禄山之间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这安禄山通晓六番语言，当时在幽州做互市郎，幽州这地方汉胡杂处，互市郎就是在市集上专责管理汉胡商务的一种小官，碰到双方言语不通的时候，兼做传译。他常常从中取利，欺诈善良的商民，外表上却是个豪爽脱略，喜欢交朋结友的好汉。我因为他懂得几路拳棒，又通晓六番语言，一时不察，认为他是个人材，也和他交上了朋友。

“渐渐我发觉他的行为不当，也曾规劝过他，他却阳奉阴违，变本加厉，有一次他伪造证券，勒索一个商民，强迫人家送闺女给他抵债，这事情给我知道，一怒之下，把他重重的打了一顿。从此绝交。安禄山在市集中众目睽睽之下，被我痛骂一场，重打一顿，无颜再混下去，第二天就失了踪，不知去向。

“过了几年，忽然听说他做起了平卢军兵马使来，原来他靠着后父的援引，投到幽州节度使张友珪部下当‘捉生将’，边军重用胡将，他又善于钻营，兼之也立了几次功劳，所以升迁甚速，做了兵马使之后，不到两年，又升任平卢军节度副使了。而且将带兵回幽州驻屯。

“那时我先祖所遗留的一点薄产，已经我挥霍得干干净净，落魄不堪，往日所结交的一班朋友，也尽都散了。我知道安禄山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，他做了大官之后，作威作福的事情，我也听得不少。料想他回到幽州之后，一定放不过我，而我对故乡也已无可留恋，所以我便即远离故土，辗转流离

了几年，方始在贵乡落脚。想不到今天仍然在这里碰到了他。史兄，只怕今日便是你我分手之期了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我只道你闯了什么滔天大祸，却原来不过是少年时候，曾经打过一个无赖而已。事隔多年，安禄山也未必记得吧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安禄山把这件事情当作平生的奇耻大辱，只怕死了也会记得。我若不走，定然身罹奇祸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是怕连累了妻子亲朋！安禄山如今气焰滔天，他的淫威，你今日不是也曾亲眼见了么？”

安禄山的残暴无道，史逸如并非不知，但他却不认为事情有如此严重，他和段珪璋多年朋友，实是不舍得一旦分开，因此又劝慰他道：“今天在路边的闲人甚多，安禄山在前呼后拥之下，匆匆驰过，他未必便在人堆之中认出了你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防患未然。事情总得往最坏处想。万一祸患突如其来，那时我要躲也躲不及了。何况自从去年安禄山巴结上杨贵妃之后，将来必定常到长安，这儿离长安甚近，总有一天会给他发觉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你我二人情如手足，如今又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理该患难与共，要走，咱们两家一同走！”

段珪璋面有难色，半晌说道：“吾兄高义，可佩之至。只是嫂夫人刚刚生产，这，这如何使得？”

史逸如笑道：“嫂夫人不也是刚刚生产吗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内人略通武艺，身体强健，事到急时，要走不难。嫂夫人乃是名门闺秀，怎过得亡命生涯，受得风霜之苦？”

史逸如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要走也不争在这时。想那安禄

山前往长安，最少也得过了元宵，方回幽州。嫂夫人虽说身体强健，刚刚产后，到底不宜于远行。依我之见，不如再待个十天半月，那时两家同行，岂不是好得多？”

段珪璋听史逸如说得甚为有理，再想到儿女的亲事上头，若然两家就在今日分手，虽说有龙凤宝钗为凭，他年能否相见，却还是只能听凭天命。安禄山到了长安，免不了有许多官场酬酢，京中富贵繁华，他又新拜了杨贵妃做干娘。也自得大大享乐一番。即算他认出了自己，要报昔日被辱之仇，大约也得等他在长安回来，再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。

想了半晌，段珪璋终于接纳了史逸如的劝告，决定在元宵前一日，两家一同远走高飞。

史逸如本来要问他认不认得那个乡下少年的，这时方有机会提起。段珪璋听了之后，甚为惊诧，说道：“有这样一个人吗？当时我一见安禄山的旗号，就蒙头溜开了。原来闹哄哄的是这一桩事情。”

史逸如见段珪璋神色有异，心道：“那少年的本领确是惊人，怪不得段大哥听了也觉讶异。”

段珪璋再坐了一会，料想安禄山那队官军已过了十里之外，便向史逸如告辞，约定史逸如明日到他家相见。

段珪璋走后，史逸如回到内房，看望他产后的妻子和初生的女儿，妻子甚为虚弱，精神尚未恢复；女儿则似粉雕玉琢一般，生得极为可爱。史逸如怕妻子忧虑，举家远走之事，准备待她调养好了，临行之时才告诉她。那股段珪璋拿来作为聘礼的风钗，则先拿来给妻子看了。

史逸如的妻子姓卢，乃是河东大族，富贵人家，见了这股风钗，亦自啧啧称异，忙问他是那儿来的。史逸如道：“是段大哥的。”卢氏道：“是那段珪璋段大哥吗？”史逸如笑